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春 风十里



故事新编丛书
醉花阴 I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社编

春 风 十 里



故事新编丛书
醉花阴 I

策 划 史良昭 田松青
撰 写 者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王 晓 华 任孟国 汤 定
李 晓 李 健 张 激
唐葆祥 梁建民
版式设计 田松青 严克勤
责任编辑 田松青
装帧设计 王 伟

故事新编丛书·醉花阴 I

春 风 十 里

本社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4 字数 177,000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ISBN 7-5325-2590-2

I·1312 定价: 10.10 元

桃花扇

明朝崇祯十六年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席卷中原，横扫黄淮。三百年明王朝的基业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，摇摇欲坠。一时间，烽火狼烟，生灵涂炭，黎民疾苦，惨不忍睹。家国兴亡，山河破碎，引起多少志士仁人的感慨激奋。

时值江南草长莺啼的阳春三月。南京城内烟水凄迷，桃红柳绿，繁花似锦；秦淮河边，春波荡漾，碧云染窗，红杏窥墙。秦淮河，这条南京城区内美丽而清澈的河流，千百年来，流尽了多少粉黛脂香，留下了多少风流韵事。而在这社稷江山危如累卵、黔首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刻，桨声灯影里的十里秦淮依然是如此喧闹纷扰；富丽精巧的画舫灯船轻摇水面，风月楼台的绣阁闺房横跨河上，那参差帘影中的婀娜身姿仍是那样撩人眼花，那莺歌燕舞中的浅斟低唱仍是一派享乐升平。唐朝诗人杜牧笔下的情景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，竟在八百年后的明末得以重现。

秦淮河边、武定桥头是金粉风流的代名词，想当年

名妓叠出，如花争艳，引出多少风月艳事，到而今仍是风采迷人，声名不减，来客犹如过江之鲫。

当年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李贞丽此时已年逾三旬，徐娘渐老，韶华难留。然而她的养女年方二八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花容月貌引来了石头城下无数达官贵人、王孙公子的垂涎。但李贞丽自有她的打算。烟花巷中的朝秦暮楚使她深谙红尘中的世态炎凉。她不愿使养女重蹈其复辙，只是一辈子倚门卖笑，而要为她找寻一个年轻俊雅、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，体面地嫁出去，从而让秦淮河边的这幢小楼也堂堂正正地风光起来。

一日，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。秦淮河边的集市也趋于沉寂。李贞丽独自坐在楼上客厅的窗边，望着远处火红色的晚霞，暗自出神。忽然，她想起熟悉娼门掌故的名士余怀的两句诗：“慧福几生修得到，家家夫婿是东林。”东林党人以坚贞的气节著称，其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的用世精神引得了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的敬慕。李贞丽转而想道：“东林党名士多已垂垂老矣！无从择配，何不在当今的复社、几社这些少年名士中，为女儿择一良配呢？”

正在遐思神往时，楼下响起一阵脚步



【錦繡道】望平康，鳳城寒，千門綠楊。一路紫絲鞭，引遊郎，誰家乳燕雙雙。隔春波，霏烟染窗。倚晴天，紅杏窺牆。一帶板橋長，閒指點茶寮酒坊。

声，只见一个人笑呵呵地喊着李贞丽的名字，拾级而上。李贞丽定睛一瞧，恰是老相好杨龙友。这杨龙友性情随和、心肠火热，交友遍及市井，曾被弹劾罢官，然他对此自嘲道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终日出入烟花场中，交际于文人雅士之间。

杨龙友的来到，使李贞丽笑逐颜开，殷勤地为他捧出武夷铁观音，对着卧室唤道：“孩儿出来见杨老爷。”“来了！”只听一声清脆娇柔的应答，一个娇小袅丽的佳人翩翩而来，她极有分寸地向杨龙友深深道个万福。杨龙友不禁笑道：“女儿真乃天姿国色，几日不见越发标致水灵了，犹如出水芙蓉，全无雕饰，无怪乎绣楼门庭若市，求名者如过江之鲫。”“见笑，见笑，杨老爷为人最真，待客最诚，我一直想请杨老爷为小女取个名字，不知肯应允否？”李贞丽试探地问道。这对惯于附庸风雅、舞文弄墨的杨龙友来讲是求之不得而又大见人情的好事，岂有推辞之理？杨龙友笑嘻嘻地答道：“贞娘吩咐，在下岂敢不应，只是女儿艳而不俗，媚而不冶，取名须要细细斟酌。”杨龙友缓缓站起，来到窗前，看着暮霭沉沉中的秦淮流水，听着随着晚风飘荡而来的缕缕丝竹声，深思片刻，叫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我幼时读《左传》，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极深，时常诵之，这句话是‘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。’就叫香君如何？”

李贞丽和女儿都觉这名字清雅之极，便异口同声道：“谢谢杨老爷赐名。”杨龙友越发得意，泼墨挥毫，顷刻间画出一幅疏密有致、浓淡相宜、气韵生动的兰花图。随后颇有心计地在落款处写道：“崇祯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。”李贞丽笑道：“杨老

爷今日功德无量，既赐名又作画，而且还给小楼起了媚香楼的美名，我和香君真是感激不尽！”

杨龙友笑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香君国色天香，技艺一定超群。”李贞丽马上接话：“女儿师从苏昆生，已将《牡丹亭》学了半本，香君，给杨老爷唱一段。”香君虽是小女子，但心地高洁，不慕荣华，极有主见。虽然她极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一展歌喉，但出于礼貌，只得应诺，道：“杨老爷在座，孩子见礼，好求指教。”她漫引莺喉唱道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杨龙友听得入神，禁不住摇头晃脑起来，如痴如醉地吟和着。“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；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，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……”听到此时，杨龙友也禁不住由吟而唱和道：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荼蘼外烟丝醉软。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……”

待香君唱完，杨龙友对李贞丽说：“令爱实在聪明伶俐，日后定是色艺双绝，贞娘可是大有福气啊！昨日会见侯司徒的公子侯方域，他客囊颇富，极具才气，正在这里物色名姝，眼下放着一段好姻缘，不知贞娘意下如何？”这话正中贞娘下怀，她略带矜持地说道：“这样的少年公子肯来梳枕，可是咱香君的福份。只不知侯公子性情如何？”杨龙友答道：“这侯公子为人豪爽，满腹经纶，最讲情义。”“既然如此，只求杨老爷作主，成此好事。”李贞丽说道。香君听得入耳，不禁粉脸飞霞。

这侯公子名方域，字朝宗，出身中州巨族，家世清华，世代簪簪。他少年博学，才高八斗，通古博今。去年

秋天来到南京参加应天乡试，无奈“文章憎命达”，纵然写得一手锦绣文章，然黄金榜上仍是名落孙山。侯方域又气又恼又无奈。那侯公子性格刚直，极富正义，因而和东林后学的复社文士一见如故，志同道合。经常在一起作诗论文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共担国忧。他时常感叹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然而偏偏又是干戈四起，道路阻隔，有家难归，羁旅孤悬，心中无限惆怅。

三月仲春，侯方域身着一袭儒巾青衫，来到莫愁湖边等待好友——宜兴陈贞慧、贵池吴应箕、桐城方密之。春光融融，侯公子眺望四处，只见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，酒店斜阳，碧草连天。这明媚的景色对流落异乡的侯公子来说真是平添了一分春愁。不多一会，这四位人称复社四公子的名士聚集在冶城道院。说起时势，他们悲愤不已，一个个长叹短吁，情绪低落。正在沉闷之际，陈贞慧说道：“中原糜烂，社稷大事不堪闻问，我辈一介书生，无路请缨，谈也枉然，不如就此春光，赏花听曲。”侯方域叹道：“现在六朝形胜地，惟有青山如壁，石头城下是一片萧瑟凄凉。”陈贞慧问道：“既然世人皆醉，我辈何须独醒，侯公子孤单一身，何不到秦淮水榭访一佳丽？”侯方域抿嘴而笑。

可巧，第二天杨龙友遇到侯方域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平康第一。直说得侯公子春情难按。杨龙友一再对侯公子说：“六朝佳丽之场，虽是客况不堪，但人情最真，侯公子若梳枕李香君，定是情意无限，我一定促进一段美满姻缘。”侯方域思前想后：“自己书剑飘零，归家无日，而杨龙友心肠火热，总不能拂了他一番好意。”于是点头应诺。

清明时节，杨龙友和侯公子借步踏青，来到秦淮水榭，在阵阵卖花声中，穿过了条条深巷，来到了柳媚花娇的媚香楼。进得门楼，只见窗明院敞，笙箫悠悠。杨龙友一心要促成侯李姻缘，不待落座，便已扯过侯方域，指着李贞丽母女道：“侯公子，这就是贞丽、香君。”侯公子彬彬有礼地说道：“小生河南侯方域，一向渴慕小姐芳名，今才遂愿。”香君抬眼望去，心中一喜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：长身玉立，粉面朱唇，儒衫飘飘，知书达礼。李贞丽心灵嘴巧，手脚麻利，忙唤道：“虎丘新茶，快快泡来奉敬侯公子！”又春风满面地说：“酒已备下，玉京主会，不得下楼奉陪，由贱妾代东罢了。”

酒过三巡，李贞丽提议行个令儿，以作戏饮。她说：“酒要依次流饮，每一杯干，各献所长，便是酒底。”一时传令飞觥，好不热闹。方域和香君互相暗送秋波，含情脉脉。杨龙友借着酒兴说道：“才子佳人，难得聚会，你们一对儿，吃个交杯酒如何？”香君一阵脸红，一个转身，轻轻飘进内室里去了。杨龙友笑道：“香君毕竟是女孩子，面皮薄，当面不好讲得，前日所订梳枕之事，不知侯公子意下如何？”侯方域笑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如同秀才考状元，还有什么不肯之理。”李贞丽赶紧接道：“既蒙不弃，还望公子择定吉期，贱妾就要奉攀了。”

杨龙友见事已定局，便说道：“我看花月良辰定在三月十五日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”侯方域道：“小生客寓异乡，阮囊羞涩，恐难备礼，这如何是好？”杨龙友慷慨大度地说：“公子无须多虑，妆奁酒席，小弟我一应包下。”“那怎好相累。”侯方域真情地答道。“侯兄大喜，

当得效力，不足挂齿。”杨龙友捋着胡须笑道。李贞丽笑着对方域说：“择定三月十五日，请下清客，邀下姐妹，奏乐迎亲罢了。”杨龙友打趣道：“良缘到手难推让，准备着手赴高唐吧！”

三月十五日，李贞丽起了个大清早，短短春衫双卷袖，闺房绣帘高高钩。媚香楼大排筵席，广列笙歌，好生体面。中午时分，杨龙友派人送来了箱笼数件，为香君添妆。李贞丽吩咐家人抬入洞房，铺陈齐整。杨龙友又亲手交出三十两纹银，对李贞丽说：“把这交与厨房，一应酒肴，俱要丰盛。”贞丽急唤香君出来拜谢。香君分外妖娆，她微启樱唇：“杨老爷赏了许多东西，香君在此拜谢了。”“区区薄礼，何敢当谢。”

黄昏时分，侯方域身着盛装，飘然而来。杨龙友上前贺道：“恭喜世兄，得了平康佳丽，小弟无以为敬，草办妆奁，粗陈筵席，聊助一宵之乐。”方域一揖道：“过承周旋，何以担当。”杨龙友又道：“今日吉席，小弟不敢掺越，竟此告别，明日早来道喜罢。”

红日渐渐衔山，宾客一一临门。一时间，媚香楼上热闹非凡。这个说：“一对新人虽非科第天边客，也是嫦娥月里人。”那个道：“一对新人情如芳草连天醉，艳若文君红似绣。”梳枕之礼，自然不能等同正式的婚礼，因而不兴拜堂，也不坐花轿。乐奏几番后，便即开宴，宾客们欢天喜地，觥筹交错，猜拳行令，一片喧欢。

月上柳梢头，秦淮河静流。一对新人即将送入洞房。这时，一名客人说道：“且不要忙，侯官人乃当今才子，梳枕了绝代佳人，合欢有酒，定情岂可无诗乎？”众

人一哄而起：“说得有理，待我等磨墨拂笺，伺候挥毫。”侯公子早有准备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不消诗笺，小生带有官扇一柄，就此题赠香君，永为定盟之物。”李贞丽的姐妹郑妥娘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她高声叫道：“妙，妙，公子不愧是才子，官扇题字妙趣横生，古人云，‘舞低楼心杨柳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’，我来捧砚。”李贞丽打趣道：“你这嘴脸，只好给公子脱靴，这个捧砚还是借重香君罢。”大家齐声喝彩。一方沉甸甸的龙凤端砚捧在了香君手上，侯方域一挥而就。众人急凑前观看，只见官扇上龙飞凤舞留下一首七绝：“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”众人哄然叫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，辛夷树有枯木逢春之说，香君好生收藏，以不负公子一片深情。”香君一扫羞涩，将白绸官扇藏于怀中。正在此时，一家人来报：“杨老爷送诗来了。”方域接过宣纸念道：“生小倾城是李君，怀中婀娜袖中藏。缘何十二巫峰女，梦里偏见来楚王。”这时气氛极为热烈，李贞丽喊道：“大家吹弹起来，劝新人多饮几杯，正是带着酒兴，好入洞房。”在众人的拥簇下，一对新人手携手，笑语盈盈地入了洞房。

翌日清晨，杨龙友兴冲冲赶到媚香楼贺喜。只见院门深闭，绣户未开。他敲了一阵子



【锦上添花】一朵朵柔情，春露微笑；一片片清魂，流水轻洒。锦的下端色，天然幽好；便妙手徐照，怎能查到。横斜上翻来，莲瓣上临颖，离意儿满架红桃。裙裾故翠枝青寒，分外天天，薄命人离了一幅桃花扇。

门，才唤出一个睡眼惺忪的保儿。杨龙友很谦恭地对保儿说：“你到新人窗外禀告一声，说我杨龙友来贺新婚之喜了。”保儿不认识杨龙友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新人昨夜睡迟了，今日未必起来哩，老爷请回，明日再来罢。”正在这时，李贞丽闻声而出，赶紧开门说道：“是杨老爷啊，快请到里屋内，杨老爷恩德无量，成全了孩儿一世姻缘，待我去叫他们来拜见你。”杨龙友笑道：“日照三竿，鸦雀无声，新人浓情如花酿。”不多久，李贞丽蹑手蹑脚地回来，笑着说：“那一对新人好生恩爱，正在交结丁香扣，并照菱花镜，梳洗才完，穿戴未毕，请老爷同到洞房，唤他出来，好饮头卯酒。”杨龙友连连称道：“有惊好梦，得罪不浅。”

新婚之夜，云情接着雨况，消魂时刻，被翻红浪，满怀欢畅，方域和香君说不完的山盟海誓，道不尽的恩恩爱爱。杨龙友在洞房外就高声说道：“恭喜，贺喜一对新人。”香君穿戴齐整，半捱半磨地走出内房。杨龙友一眼瞥见香君满头珠翠和身上绫罗，皆是昨日送来的添妆之物，不由一阵得意。他向侯公子问道：“夜来定情，必有佳作，可否拿来一看？”侯方域低声说来：“草草塞责，不敢请教。”遂递过官扇一把。杨龙友嗅嗅官扇，打趣道：“香得有趣，只有香君才不愧此扇此诗。你看，香君上头之后，更觉艳丽，世兄有福，消受此尤物。”侯方域感激地答道：“这些多亏了兄的帮衬，小弟真感恩不尽。”杨龙友正想谦虚表白，只听得香君柔中带刚地问道：“我看杨老爷，虽是马督抚至亲，却也是拮据作客，为何轻掷金钱，来填烟花之窟？在奴家受之有愧，在老爷施之无名，今日问个明白，以便图报。”

侯方域听得此言，顿时心神不安，深悔自己的孟浪，未能深究杨龙友的赠物动机，便承接香君的话说道：“香君问得有理，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，昨日承情太重，甚觉不安，还请杨兄明白赐示。”杨龙友没想到香君如此有见地，心中一阵尴尬，只得硬着头皮说：“既蒙问及，小弟只得实情相告：这些妆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非我之所有，皆出于怀宁之手。”侯方域细细地听着杨龙友的表白，隐隐感到自己可能钻进了一个圈套。他急忙问道：“哪个怀宁？”“就是那个曾做过光禄寺卿的阮圆海。”杨龙友答道。“那就是皖人阮大铖么？”侯方域追问道。“正是。”杨龙友有气无力地答道。“他为何这样周旋？”方域有些惊疑。“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，圆老羨你风流雅望，东洛才名，西汉文章。”杨龙友答道。“阮大铖曾与家父是春闱同榜，小弟历来鄙薄其为人，和他绝交已久，他今日无故用情，令人费解。”方域低头沉吟道。

杨龙友见侯方域略有迟疑，就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圆老有一段苦衷，欲见白于足下。圆老结交魏党，只为救护东林，不料魏党一败，东林反与之水火。近日复社诸生，倡论攻击，大肆殴辱，岂非操同室之干戈？圆老故交虽多，因其形迹可疑，亦无人代其分辩，每日向天大哭，说道‘同类相残，伤心惨目，非河南侯君，不能救我’，所以今日谆谆纳交。”侯方域深知阮大铖为人机诈阴贼，曾依附魏氏阉党，谄媚百态，阴谋叠出，甚至出卖人格认魏忠贤作干爹。随着魏党垮台，阮大铖名列逆案，削职为民，避居南京库子坊。但侯方域毕竟是一介书生，智谋不足，杨龙友的一番为阮大铖解脱之辞，竟然引起

了他的赞同。侯方域认为：阮大铖处境窘迫，十六年面壁思过，已经颇思悔改，既然他如此推重自己，或许是真心实意。于是，他镇静地说：“我看圆海情辞恳切，亦觉可怜，即便真是魏党，悔过来归，也不可绝之太甚，况罪有可原乎？”香君在一边听说，连忙劝道：“官人是何说话，阮大铖趋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，闭门十年，何曾悔改，妇人女子无不唾骂，他人攻之，官人救之，意欲何为？”这话出自新婚燕尔的娘子口中，方域初听来感到十分刺耳，但香君深明大义的气节却深深打动了方域的心，一丝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香君两眼直视侯公子，问道：“如此下去，官人自处于何等地位？”对于香君如此严厉的指责，方域深受震动，他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娇小的香君。香君也从侯方域的眼神中感到了他的正直和善良，于是一边激动地掀去头上的珠翠，脱掉身上的嫁衣，一边继续说道：“官人之意，不过因他助我妆奁，便要徇私废公，要知道那几件钗钏衣裙，原不在我香君的眼中。脱裙衫，穷不妨；布荆人，名自香。”

李贞丽是风月场中人，最重钱财，见到香君如此使性，连忙说：“啊呀！香君你不要耍性子，脾气也不要太偏了，把这好端端的东西，丢抛一地，岂不可惜？”杨龙友是进退维谷，只得劝道：“香君不要斗气，圆老也是一片好意。”侯方域也说话了：“好，这等见识，我倒不如，香君真乃女中豪杰，极有见地，其义、其节令人敬佩！”他转过身对杨龙友说：“杨兄休怪，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，香君不用，留之无益，还是拿去吧。”杨龙友唯唯连声，脸上一阵红、一阵白。

一阵舌战后，媚香楼复归沉寂。侯方域站在窗边，望着无言流淌的秦淮河，想道：“香君能将名节讲，胜似我贤奸混淆不问青黄。”这时香君穿了一套薄罗春衫，走近侯方域。侯方域脱口赞道：“我看香君天姿国色，摘了几朵珠翠，脱去一套绮罗，反而更觉可爱。”李贞丽在一旁叹气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舍了许多东西，到底可惜。”侯方域慷慨地说：“这些东西，何足挂齿，小生照样赔来。”

香君拒奁，自然引起了阮大铖的忌恨，只是一时无奈，不便发作罢了。

侯方域自梳枕以来，和香君日日夜夜恩恩爱爱，领略了温柔乡中的无限温馨。白天里，映着柳陌花光，听着丝竹隐隐；夜晚间，看着秦淮河上的繁华景象，欣赏着香君的天然风韵。那真是：“歌才发，灯未昏，佳人重抖玉精神；诗题壁，酒沾唇，才郎偏会语温存。”

复社诸人因侯方域是个才气横溢的正人君子，也经常来往于媚香楼，有时浅斟低唱，有时慷慨陈词。香君自然是里外忙碌，然而满座上都是语笑春温的风流俊彦，令她乐此不疲，增添无限情趣。复社诸人对香君拒奁也是由衷敬佩。在一个夏夜，陈贞慧当面作揖，恭称香君为“老社嫂”，香君彬彬有礼地答道：“岂敢！拒奁一事本是小女子所理当，君不闻‘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的古训，气节总还是第一位的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一片赞叹。

癸未七月，旗卷军牙，鼓角斜阳。驻守湖广的左良玉三十万大军因粮饷奇缺，致使军心涣散，哗变日众。左良玉困坐愁城，寝食不安，无奈之下，决定顺江东下，



飞檄金陵。消息传开，军士欢呼，以为就食南京，就可永无缺乏之虞，同享饱食之乐。这风声随江东来，惊坏了南京的朝野上下，三十万饿兵蜂涌而至，烧、杀、抢、掠在所难免，一时间人心惶恐，不知所措。

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知道左良玉和侯方域之父侯恂是至交，于是他转辗托人找到杨龙友，对他说：“杨君与侯公子交情不薄，现在南京危在旦夕，何不让方域修书一封派人赍去武昌，以恳切之词，阻其东下？”热心肠的杨龙友自然是一口应诺。

杨龙友趁着月色，直奔媚香楼，一见到侯方域就直言相告：“兵部尚书熊明遇目前束手无策，侯兄若肯以尊翁之名修书给左良玉，必能解东南之倒悬，救南京于水火。”方域也是极重感情的人，做事容易心血来潮，缺乏前思后量。即使事关重大，也很少考虑后果。在杨龙友的要求下，就擅自以父亲之名，修书一封，劝左良玉改弦更张，妥善解决粮草之事，莫改忠心。名艺人柳敬亭在旁看完修书，自告奋勇担起送信的责任，众人自然喜欢不尽。

左良玉擅欲移镇的风声使南京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恐不安之中。在侯方域修书的第三天，金陵召开百官会议以听取各方意见，闲废十六年的阮大铖欣然前往。这次会议兴师动众，连淮安的漕运巡抚史可法、凤阳巡抚马士英都风尘仆仆地赶来了。

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，老奸巨猾的阮大铖先声夺人地讲道：“朝廷大事，我们须认真商讨。我听说左良玉顺江东下，只怕内应。”一言既出，满座哗然。史可法是个急性子的耿直之士，急忙问道：“圆海兄说

的‘有人’，可否直言？”阮大铖认为报拒奩之仇的时候到了，他一字一眼地说：“那个人就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。”史可法急忙辩白：“侯方域在复社中铮铮有声，岂肯为此？”阮大铖又咄咄逼人地转向马士英说道：“老公祖有所不知：侯方域与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书信往来，若不早除此人，一旦兵临城下，必有内应。”马士英也是阴险刁猾之人，一声老公祖的称谓使他喜上心头，于是不问由来就武断地喝道：“说得有理，何惜一人，致陷满城之命乎？”史可法站起来辩道：“这真是莫须有的事，阮老先生是罢闲之人，岂可信口雌黄，乱讲一通！”说罢拂袖而去。阮大铖说道：“小弟之言凿凿有据，闻得那侯方域前日还托柳敬亭去下私书。”这时，杨龙友忍不住了，愤然指责：“这话简直是无中生有，柳敬亭之行是我所使，写信之时，我亦在场，而且是熊尚书指令的。”阮大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杨龙友你太天真了，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，外人哪得知晓。”马士英一锤定音：“侯方域私通左良玉真是该杀，我即着人捉拿，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”

杨龙友听马士英一席定论，如五雷轰顶，悔恨自己惹事生非，致使侯方域遭此劫难。于是不顾一切地冲到秦淮河边的媚香楼，见到侯方域就喊道：“侯兄，不好了，有天大的祸事来寻你了！”这一喊直使侯公子魂



【傾盃序】尋常，立東風漸午天，那一去人難見。看紙被窗檣，紗裂簾機。衰殘羅帕，藏過花鈿，舊笙簫無一件。紅鴛衾盡捲，翠菱花放扁，鎖寒烟，好花枝不照麗人眠。